



[美] 查尔斯·诺德
詹姆斯·霍尔 著

叛舰喋血记

Mutiny on the Bounty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叛舰喋血记

〔美〕查尔斯·诺德

詹姆斯·霍尔 著

卢劲杉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叛舰喋血记/(美)诺德,(美)霍尔著;卢劲杉译. —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3.8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第1辑)

ISBN 7-80179-115-0

I. 叛… II. ①诺…②霍…③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7130 号

叛舰喋血记

译者:卢劲杉

责任编辑:子 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52.625

字 数:6507千字

版 次: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5000册

ISBN 7-80179-115-0/I·001

定价:413.00元(全二十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

(全译本)

第一辑

壮志千秋
福尔摩斯新探案集
娜娜
白鲸
被侮辱与被损害的
野性的呼唤
复活
罗亭
前夜
猎人笔记
好兵帅克
安娜·卡列尼娜(上下)
天方夜谭
叛舰喋血记
大卫·科波菲尔(上下)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飘(上下)
红魔鞋
浮生若梦
上尉的女儿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

邮 编：100026(免收邮资)

E-Mail: ZZTX@sohu.com

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

(全译本)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白雪公主 | 唐·吉珂德 (上下) | 简·爱 |
| 欧也妮·葛朗台 | 母亲 | 呼啸山庄 |
| 百万英镑 | 金银岛 | 巴黎圣母院 |
| 高老头 | 黑桃皇后 | 鲁滨逊漂流记 |
| 雾都孤儿 | 驿站长 | 牛虻 |
| 我的大学 | 村姑小姐 | 包法利夫人 |
| 在人间 | 暴风雨 |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|
| 白痴 | 两个骠骑兵 | 茶花女 |
| 战争与和平 (上下) | 克莱采奏鸣曲 | 愤怒的葡萄 (上下) |
| 悲惨世界 (上下) |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| 十日谈 (上下) |
| 羊脂球 | 绿林英雄罗宾汉 | 情感教育 |
| 巴马修道院 | 秘密花园 | 夏伯阳 |
| 红字 | 灰姑娘 |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 |
| 小妇人 | 皇帝的新装 | 红与黑 |
| 永别了，武器 | 血字的研究·四签名 | 第四十一 |
| 蝴蝶梦 | 福尔摩斯冒险史 |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|
| 三个火枪手 |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·恐怖谷 | 红磨坊 |
| 名利场 | 华生医生回忆录 | 拿破仑传 (上下) |
| 卡门 | 福尔摩斯归来记 | 斯巴达克斯 |
| 童年 | 最后致意 | 青年近卫军 |
| 孤星血泪 | 小公主 | 天使的愤怒 |
| 哈姆雷特 | 居里夫人自传 | 阿布马勒老爹 |
| 窈窕淑女 | 左拉传 | 铁面人 |
| 罗密欧与朱丽叶 | 贝多芬传 | 勇士的奇遇 |
| 麦克白 |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| 情人 |
| 第十二夜 | 木偶奇遇记 | 被开垦的处女地 |
| 菲弗小姐 | 磨坊书简 | 三颗心 |
| 吝啬鬼 | 基度山恩仇记 (上下) | 一仆二主 |
| 跳来跳去的女人 | 约翰·克利斯朵夫 (上下) | 国王的手下 |
| 脖子上的安娜 | 情感的迷惘 | 金色豪门 |
| 圣女贞德 |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| 夺命迷梦 |
| 苔丝 | 刀锋 | 一个人的遭遇 |
| 奥勃洛莫夫 | 罗生门 | 凡高自传 |
| 静静的顿河 (上中下) | 格列佛游记 | 廊桥遗梦 |
| 奥瑟罗 | 幽谷百合 | 马语者 |
| 真实的故事 | 两个新娘娘 | 莫扎特传 |
| 初雪 | 环游世界八十天 |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|
| 贵人迷 | 朗热公爵夫人 | 卓别林自传 |
| 苦难的历程 (上下) | 禁治产 | 教父 |
| 死魂灵 | 都尔的本堂神甫 | 泰坦尼克号 |
| 化身博士 | 邦斯舅舅 | 走出非洲 |
| 漂亮朋友 | 魂断蓝桥 | 人猿泰山 |
| 温泉 | 爱玛 |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|
| 圣经故事 | 费加罗的婚礼 |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|
| 你往何处去 | 木木 | 伊凡雷帝 |
| 汤姆叔叔的小屋 | 贵族之家 | 与狼共舞 |
| 绿野仙踪 | 父与子 | 所罗门宝藏 |
| 罪与罚 | 钦差大臣 | 埃及艳后 |
| 伊豆的舞女 | 白夜 | 鹿苑长春 |
| 唐璜 (上下) | 傲慢与偏见 | 孤岛疑案 |
| 巨人传 (上下) | 双城记 |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|

总 策 划：子 龙

责 任 编 辑：子 龙

装 帧 设 计：张 清 工 作 室

E-MAIL: qingzhg@public3.bta.net.cn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我的一生只从事过一个职业，园丁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恬淡幽雅、保你一生风平浪静的工作，更何况我是皇后花园助理。但那一年，我却有幸被选中参与一项有关振兴欧洲经济的大事，到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采集叫做面包果的植物。我是船上惟一精通植物学的技术指导。而我的生活也就因此而多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航海经历，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一个海上的传奇故事。

一七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是“财金号”启航的日子，我带着精简过的生活必备品，还有一卷面包树的标本图，匆匆地赶到史密斯港口。我看着将要带我到大溪地岛的船，就是它将要载着我们到一个距离英国很遥远的目的地，一个也许再也回不来的地方。但也就在我看到船的那一刻，却或多或少的有些失望。跟那些泊在近处的高大的并且装有七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相比，我们的船看上去像是艘小小的附属艇。据说，三年前它在赫尔问世，当时是按渔船设计制造的，并以两千英镑出售的。船甲板长九十英尺，船幅宽大概有二十多英尺，装载量在二百吨上下。它原来的名字叫“贝西亚”，现在已经被涂掉，被重新命名为“财金号”。这艘船在德特福躲了数月，海军部花了四千多英镑把它改装了一下，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可是，想到此次航行的任务：去找不用任何代价的高价营养品，在我当时看来，这无疑是穷人的福音，可以解决全世界人们的饥饿问题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这次行动的意义重大呢？想到这里我的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，朝甲板上走去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这船是‘财金号’吗？”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我的判断，我问船上一位年纪大一些的水手。

他正在与几个同伴兴致勃勃地聊天，见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似乎觉得很有趣，“你说船？”他拿开衔着的烟嘴，笑着问我。

“对，船！”我对他的嘲笑有些不解地说。这时稍远处的几个水手也聚拢来，其中打扮颇入流的水手开玩笑地说，“是舰，老兄。你这算是哪一种海员？”

“他是小贩，你卖什么，老兄？”另一个凑热闹似的，自作高明地嚷起来。

见这些家伙难缠，我只有放下背上的行李，耐心来向他们解释，“我不是小贩，我是园丁。皇室花园管理处皇后花园助理。你们知道皇后花园吧？”听我这样一说，他们稍安静了些，可叼烟嘴的接着打趣道：“皇后花园在伦敦郊外，你迷路了。”于是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“我只是在船上走失了。对不起，如果这舰是‘财金号’。”

“是‘财金号’，没错！”很荣幸，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正面回答，我于是马上抓紧时机，“也许你们哪位先生能带我去登记。”我说。

只是这时又有人提出新的问题刁难，“我在想，一名园丁到船上干什么？”

“你要在这里种烟草吗？对你全身的臭味来说倒是件好事。”

我实在拿他们无可奈何，只得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真是有些哭笑不得，等着他们的兴致自己消退为妙，我想。就在这时，竟又有人调皮地从我身后抽走腋下的那卷标本图，“这是什么？望远镜。”那人一边说，一边透过卷筒中间的空隙四处张望，好像他真拿着望远镜一般。

“请小心点儿，这是科学性的文件。”我不禁有些急了，连忙从他手中小心地拿下图纸，“你可以称它为繁殖文件。”说着，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，我随手把图纸展开，放在身后的一个高高的油桶上。一直围着的那几个人也不请自到地跟过来。

“是什么？繁殖文件？”有人禁不住好奇地问。

“其实是图画。”

“图画？”

“面包果的图画。”我边说着，边把绘有各时期面包树的图纸，一张张翻给他们看。

“我们要让树上长出面包？”有人将信将疑地问着，一边还惟恐落掉什么似的，竭力挤到前面看。

“面包水果是千真万确的，这是一种真实的水果，像麦子一样，是一种很奇怪的麦子。”我见他们看得津津有味，于是耐心地讲起来。

“很奇怪，从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“直到法国由中南美带回马铃薯前，也从没有人听过。面包果也许会再次振兴欧洲经济。”

“不知尝来是什么滋味？”见到图上面包果肥硕的果实，有人几乎垂涎三尺了。

“西印度公司计划在牙买加种植，不论它的味道如何，等逐渐受欢迎后，再扩展至全世界。”说到这里，我觉得话已经讲得足够多，于是重又卷起图纸，“各位，我们要启程了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很荣幸参与这次航行。现在，我要去哪里登记？”我四下里看看似乎仍意犹未尽的水手们，彬彬有礼地说。

“我带你去，请跟我来。”刚才叼烟嘴那人笑着，很荣幸的样子，转身带我去登记的地方，态度大为改观。不管怎么说，初次见面，他们虽开始时使我未免不知所措，但

我最终还是很喜欢这些水手了，因为他们的活泼率真，还有他们独到的热情，毕竟这些在皇后花园那样的环境里，是不得而见的。

在去船尾登记的途中，我才好像忽然感到四处的喧嚣。船上挤满了女人，都是水手的妻子或者恋人，有的甚至还有不大的孩子，彼此都显出一样的依依不舍。毕竟将是那么长久的别离，更何况，漂洋过海，多少总让人感到吉凶未卜，尽管在这种时候，没有人会真的这样说。其余的人们都忙忙碌碌地进行着远航前必须的准备工作，或船上船下搬运着这次航行中所要装载的东西，指挥官们安排着物品的摆放，在我冷眼一看，已经感到对于这样一只小船来讲，这些货物未免太多了。

“船长上船了。”这时，只听有人大声通知大家，熙熙攘攘的人群立时安静下来，接着又有哨声吹响，大家都放下各自手中的活计，挺直身子站好，水手们都摘下自己的帽子。刚才我遇见的那几个水手在窃窃私语。

“他是库克船长手下的参谋长。”先是有人小声开口了。

“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很严肃的人。我在他手下航行过。”

“不管是怎样，他走路实在像是水手。”其中年龄最大、留着络腮胡子的说。一看他那张脸，也可以猜得到，他这一生必是经历了无数次航行，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，而且知道怎样判断船上的官员们，尤其是船长。

我循声望去，只见布莱船长兴冲冲地走上船，一边踏上台阶，一边摘了一下帽子，算是对全体船上人员的致意。他的步速显得过快，然而不够稳健。走得近些，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船长。他生就一副中等身材，尽管极

力掩饰，仍然显得偏矮偏瘦，而且走动起来，两腿的姿势看起来着实很滑稽。大约五十几岁光景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，未免有些干瘪，颧骨突出，一双三角眼，整个人让人觉得过于严肃而又刻薄。他头戴一顶黑色的船形三角帽，身穿天蓝色绒面呢的上装，边上镶着白条，镂有锚印的衣扣金光耀眼；马甲、马裤、长袜都是白色的，不管怎么说，仅从这身装束倒足可以判断，他绝非是什么水手。

上得甲板，布莱船长先是招呼了一下佛先生，船上的航海官，而后就洋洋得意似的四处张望了一番，似乎很为担任这样一只小船的船长而自鸣得意。

接着，他双手插在马甲口袋里，站在佛先生的对面问：“船员应召如何？”

“一切顺利，都是自愿的。”佛先生答道。这位航海官生就一副忠厚的面孔，看来像是那种任劳任怨、忠于职守的老派水手。

“好，我想把棋盘拿上船，佛先生。”布莱船长接着说，“如果你有值得信任、不会弄坏它的人。”

话音一落，一直站在布莱旁边的米尔就站在船长对面，“听你的差遣，长官。”他说。

“米尔是位好水手，船长。”佛先生乘这个机会把米尔介绍给布莱。米尔看起来确实是那种机灵而又勤快的年轻水手，这种人在船上多半会受到长官们或多或少的赏识。

布莱船长看看米尔，低头想了一会儿，而后说，“搬到我的舱里来一下，我还有别的事交给你。”说着，转身离开，佛先生跟在他身后。

“是，长官。”米尔痛快地应着，顺便招呼附近的另一个水手史密斯，“来，帮我个忙，老兄。”

“你真会自我宣传呀！”史密斯随他过去，一边走，一

边有几分挖苦地说，但语气中分明又让人觉得他对米尔恭维的伎俩多少有些妒羡。

“你少乱猜，只是帮我搬船长的东西。”米尔显然不愿一开始就给同仁们留下这种印象，于是有意辩解道。

“别激动，老兄，来日方长。”史密斯动了动嘴里的烟嘴，笑笑说。

这时，码头上驶来一驾豪华气派的四轮马车，几乎引起船上以及码头上所有人的注目。

“这是什么？皇室来访？”正扶着栏杆站在那里的布莱船长，莫名其妙地问身边的佛先生。

“那是克先生的马车。”

“是吗？”船长说着又定睛看着那边，只见车门打开，里面下来两女一男，打扮都极其时髦，“原来我的大副是位花花公子。”船长说话间，已经带着极度的不满。

“你没见过他吗？”佛先生显然对此感到奇怪。

“昨天才指派他，我本来要木秋的。他临时生病了。”船长淡淡地解释道，视线依旧投向克先生一行人。

布莱船长的不悦，克先生他们可似乎觉察不到，他们欢天喜地走过来，三个人的谈笑声极具穿透力，远远地就能听得到。那两个女子一看便知是法国女人，白得耀眼的肌肤，棕褐色的卷发，幽雅的走路姿态。头上那顶高高的插着羽饰的帽子和那拖地的长裙，更是法国女人的明显标识。

说话间，三人已来到甲板上，正在忙着的船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他们，尤其是看那两位年轻貌美的女人，俨然见到了天外来客一般。

“没有任何女人比得上法国女人。”那位年纪最老的水手麦克罗由衷的咂舌赞叹道，说着竟还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腰身，好像单只是有机会目睹这天下绝伦的美丽，已

是一大幸事。

“佛莱齐·克中尉来报到。”这时，佛莱齐·克摘下帽子，走到布莱船长面前报到。他穿一身灰色紧身的骑士服，披一件鲜红的披风，深褐色的头发齐整地梳在后面，手中还拿着一枝文明棍。在这只船上，他这身打扮，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异类。

布船长对着眼前的克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话外有音地说：“克莱逊中尉，我猜测你是海军中尉吧。”

克先生很自然地咧嘴一笑，顺势低头看看自己的衣着，显然，不需要任何人提醒，克先生很知道他这身装束不对头。而且，现在也无疑惹恼了面前的这位船长大人。但他仍很从容地解释说：“是，请原谅我这身打扮，只是当命令送达时，我正住在朋友乡间的房子里，我就直接赶来了。”说完，他礼貌地笑笑，看着布船长，接着又看看旁边的佛先生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布船长看来对他的解释不感兴趣，冷冷地应了一声，而后把佛先生介绍给他，“这是佛先生，航海官。”

“很高兴再见面，佛先生。”克先生热情地向佛伸出手，看来两人是旧相识。佛先生也回以同样的热情，迎上前来，与克相握。“彼此彼此，克先生，很高兴能又在一起。”佛先生由衷地笑着说，“我带你去舱房，失陪，长官。”说着要带克先生先走，布船长却叫住了克。

“你来晚了，请尽快执行勤务。”布莱一脸严肃，不苟言笑地说。

不知克先生是有意忽视布船长脸上的怒容，还是他这会儿仍没从乡间宽松愉悦的情绪中收回神来，总之，他仍旧洋溢着无尽的热情，“请放心，长官。”他一边应着布船长的命令，眼神又投向刚才和他一起来的两位法国女

友，“我这儿有两位美女，坚持要上我的船，她们也坚持要见我的船长，她们说很重要。”

“好吧。”布船长对于这样礼貌的邀请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，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着前往。

“谢谢！”克先生一边道谢，一边随在布船长后边，朝他的女伴们走去。路上，他又遇见了老朋友。“你好，奈德。”克先生停下脚步，向一位擦身走过的年轻军官打招呼。这位是船上的三副杨格，以他的职务来讲，他显得过于年轻，大约二十几岁光景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看起来仍有些不懂世事的孩子气。看到克先生，他显得分外高兴。

“佛莱齐，你好吗？我听说你会加入我们。”他兴冲冲地问。

“对。”

“又在一起了，真好运。”说到这里，注意到克身边的布船长，杨敛起了笑容，“失陪一下。”说着示意他还有工作要忙，匆匆地转身离开。

“等会儿一起用餐。”克先生在他身后笑着喊道，转过头来又兴致勃勃地对船长说，“好人一个，他母亲是我们家的好友，杨夫人。也是位好骑师，我亲手训练的，如果你能想像一下。”

“我试试。”对克所谈的话题布莱毫不感兴趣，喃喃地应付着，一味低着头往前走。不觉间来到两位女郎近前。

两人笑着迎上来，矮一些的女子先开口问候，用的却是法语。

“抱歉，夫人，我不会讲法文。”布船长很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真丢脸，船长，你真不够文明。”那女郎半开玩笑地用英语说，三人都随之一笑，算是掩过了这份尴尬。

“我真诚地抱歉。”布莱说着也笑了笑。克先生于是

又把另一位女士介绍给他：“船长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葛夫人。”

“夫人。”布船长把脸转向这位葛夫人，微微屈身行礼。

有了前车之鉴，葛夫人于是直接用不太娴熟的英语，闪动着她可人的大眼睛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船长。我要夸奖你过去杰出的领导。”

“这种夸奖有点儿不真实，夫人，这是我第一次当船长。”布船长认真地听她把话说完，一本正经地说。他的话显然使葛夫人显得有些无措。只见她呶了呶嘴，哭笑不得似的说：“我相信往后机会会很多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祝你好运，船长。”葛夫人说完，如释重负似的转身要走。

船长在这些满脑子诗意的法国女人看来，往往都是他们所神往崇拜的英雄，具有无数功绩或传奇性的经历，可是今天这位布船长无疑令她们大失所望。而亲眼目睹这一幕，实在使一旁的克先生忍俊不禁。

“这儿来吧。克莱斯。”听到那位夫人喊他，克先生向船长道了声失陪，笑着迎了过去。目送着两位女伴怏怏的离开，克先生暗自觉得有趣，低着头，重又走向船长那儿，听候差遣。

“我知道我们要走大半个地球，为了能种植的东西。”克先生此话显然让人感到他对此行动的不解甚至不屑，再一次惹动布船长的怒气。

“我的看法与你不尽相同，海军总部也一样。”船长据理力争地说着，一边移动着步子。克先生却依旧自顾自地笑着，随着布船长往前走，不以为然地表示着惊诧。

“真的吗？真惊人！”

布船长斜眼看看克先生，忽然提出一个挺不相干的问题：“告诉我！你这种人为什么会看中海军？”

“因为别无选择，陆军灰尘太多了。不过，海军在海上也无聊，但两者总要选择一样。”克玩笑似的应答着船长的提问，踱步的当儿，他注意到我正站在他们对面，“这人想引起你的注意，长官。”他说。

“看来是客人。”布船长说着迎上来。

我摘下帽子，与他打招呼，“对不起，长官，能和你说话吗？”也许是我这身打扮让他一下子做出了判断，“你是皇室花园的园丁吗？”他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好，找到你的船舱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给他个好房间。”船长听说还没有安顿我的住处，于是命令旁边的克先生。

“是，长官！”克仍旧笑着，非常恭顺地答应着。

布船长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“这是船长最重要的人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对于这样的待遇我实在受宠若惊，一边推托解释，一边点头向克先生道谢，“谢谢你。我的管理委员会有话要我传给你。”我急着把上面的意见转告给船长，于是又转向布莱说。

“是什么。”

“他们已有结论，面包果有冬眠期。根据他们的实验，开始于十月。”

“冬眠期？”布船长显得大惑不解地问，看来他对植物的事情知之甚少，我连忙解释道：“一年中大约从十月开始，有四或五个月水果不能移植，如果在这一时期切割就

会死亡。”

他用心地听我说完，稍皱了一下眉头，很快又信心十足地说：“十月还早，应不会使我们担心，除非你们把日期弄错了。”

的确，如果把遥远的路程和即将恶劣的气候刨除在外，单纯从时间来讲，我们所说的十月，距离当时有十个月的时间，作为一次航行的确已经是不短了。我那会儿对于航海一无所知，见布船长如此说，也笑着应和着，“一点也不错。”

我与布莱讲话的时候，克先生有意回避似的站在一边，四下张望。简短地结束了我们的谈话，船长喊他：“克先生！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克先生应声走过来，没等布莱开口，他先问道，“这些果菜运到牙买加真的很重要吗？”

“事关一天上千镑的金钱！克先生。”布船长一字一板地回答，似乎极力让克听得更清楚些。

克耸耸肩，不动声色地表示了自己的惊诧：“这真是惊人的数字。”

“西印度公司很重视，海军也是，我也是。”这两人也真可谓势均力敌，我看布船长并不理会对方的态度，仍旧有滋有味地说着自己的远大计划，“我预备要比预定的时间表尽可能的提早把货运到牙买加。”

“是，这我能了解，为升迁与求表现而如此去。”克先生一边笑着冲他点头，一边说。

“我会完全做到那些，克先生。”布船长定定地看着克说，随后话题一转，终于直接地提起了他对克先生的意见，“这使我想起要谈谈你自己，我最不能容忍一个人不尽力而为，军官或海员，只有勤奋工作，才能提高水准表现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精明的克自然早就看出布莱对他的极度不满，知道他的做派必是令这位长官看不惯了，于是挑了挑眉毛，反问了布船长一个问题，“但就我个人来讲，我想不出理由，好军官为何不能也当位绅士，你不同意吗，长官？”

“除非他先是一位好军官。”

像在沙龙时忽然抓到了一个值得争辩的话题似的，一听这话，克先生似乎来了兴致，笑着对船长说：“这观点有必要争辩，这恐怕是晚餐时讨论的话题。”接着显得有些无奈地朝我的方向看看，“我不能让园丁先生久等。我不能忽视这位船上最重要的人。失陪了，长官。”不失礼貌地与船长告别，而后克先生招呼着我，一起向舱房走去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水手和船上的官员们都已经按照指定的位置站好，“财金号”就要扬帆启航了。虽然此船不大，但船上水手却几乎都是好样的，多半有着多年的航海经验，对于船上的一切，简短熟悉一下，就可以熟练地操作，这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。

“准备出航，克先生。”布船长走到克先生身后命令着。

此时的克已经换上了海军制服，他一边戴着白手套，一边应着“是，长官”，而后，他提高了嗓音，“各就各位，准备离港！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站在桅杆前的一等水手昆多听命，长长地吹响了哨子，以哨为令，船上的水手都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。有的挂帆，有的起锚，有的拖缆绳……刚才还吵吵嚷嚷的甲板上，一时间变得紧张而井然有序。

“准备出海了，长官。”克先生见各项事宜准备停当，走上前，向船长汇报。